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的个性化文本细读及策略分析

孔文娟

(曲阜市实验小学 山东曲阜 273100)

【摘要】 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在不同学习阶段都具有重要意义,文本阅读的质量与水平对提高语文教学成效,对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语文教师逐渐意识到文本细读的重要性。本文重点探讨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个性化文本细读相关问题。

【关键词】 小学语文教学;文本细读;个性化教学;策略分析

DOI: 10.18686/jyfzj.v2i12.33052

阅读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的重难点所在,传统教学中,语文教师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以理论讲解为主,没有意识到引导学生独立自主学习的意义和重要性,特别是小学教师,认为学生年龄小、尚不能独立完成阅读任务,多以讲解为主,限制了学生阅读的兴趣与热情。当下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应高度重视文本细读问题。

1 调动学生文本阅读积极性

通常来说,智力工作多依赖于工作人员浓厚的兴趣,而小学语文作为一门语言类学科,对学生的长远发展存在较大的影响,语文课程中涉及大量的阅读素材。新课程标准下,要想让学生保持语文学学习动力,就必须让学生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学会主动阅读,并且掌握文本细读技巧,如此才能深层次理解文本的内涵与主旨。由此可见,充分调动学生自主阅读积极性至关重要。然而,语文课文以文字为载体,篇幅较长,如果教师一味输出,缺少互动,学生极易分神,久而久之会抵触语文阅读。但小学生人生阅历浅、学龄短,缺乏良好的认知水平,以形象思维为主,基于此,教师可积极利用多媒体技术中的视频、音频、动画等载体将语文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优化教学氛围,让学生拥有良好、轻松的阅读体验,有利于集中学生课堂注意力,使其对语文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能够主动、全身心地细细品读文本。

作为语文教师,应深入研究新课标要求,转变教学观念,发挥学生教学主体作用,进而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为学生创造更多畅所欲言、发表观点的机会与平台。传统语文教学模式下,教师认为学生年龄小,知识储备不足,多代替学生来阅读、分析,且采用背景介绍、段落分析、概括中心思想的固定模式,学生产生思维定式,难以发散思维,进而严重影响阅读教学质量与水平。基于此,教师应积极转变教学理念,深入掌握学生群体个性特征、兴趣爱好,了解学生语文学学习基础和能,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文本阅读模式,让学生直接和语文文本对话,按照自己的需求、喜好去大声诵读、默读和细读,身临其境,产生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冲击,在个性化文本细读中掌握文本主旨大意,并进行有效的拓展延伸。

2 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个性化细读

2.1 注重以语言为解读切入点

语文中涉及大量的文本阅读,在语文教学中,要注重帮助学生掌握课文中蕴含的主旨思想、精神内涵,对文本的解读其实就是引导学生深入挖掘文学作品,读懂文本语言,与作者对话,引发与作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做到对文本丰富、深刻而又充满个性化的解读。引导学生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其中,用自己的内心去感受作品中的伟大灵魂,真正掌握文学作品所传达的经验、情感与价值观念,进而能够凸显文本的审美价值。由此可见,有针对性的进行文本细读,必须要以语言文字为切入点。通常来说,文学作品的作者不会在重难点给出任何标记,因此,教师要引导和鼓励静下心,细品字、词、句在整篇文章中的作用和意义,并基于此来总结整篇文章的主旨大意。总的来说,要想做到个性化细读教学,就是要加强对文章中字词句、段落的学习与训练,从而在掌握字词句、段落意思的基础上把握整篇文章的主题、作者思想情感以及传达给读者的精神价值。

2.2 深挖作者写作背景

从大量的小学语文教学实践来看,虽然有少数课文的教学即使忽略作者写作时代背景,也不影响教学质量。但是,绝大多数语文课文的教学,需要深挖作者的写作背景,研究文章所处的时代,进而与课文具体内容联系在一起,如此有利于深入把握课文内涵与精髓,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如,《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中,有个片段如此描述:“他们把那个拉车的扶上车子,一个蹲着,一个半跪着,爸爸拿镊子夹出碎玻璃片,伯父拿硼酸水给他洗干净。他们又给他敷上药,扎好绷带。”大部分语文教师在讲解该段落时,都是让学生重点画出其中的动词,并介绍其作用,就算讲解结束。新形势下,课堂教学应凸显学生教学主体地位,引导学生细读、深读,教师可设计相关问题:“作者的伯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拉车的又是什么人呢?同学们从这一段落中能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状吗?你们觉得鲁迅在当时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呢?”学生根据这一段落发散出来的问题,去深入分析文章内容、社会背景,“蹲着”“半跪着”等词语都反

映在当时社会，拉车的属于底层民众，没有社会地位可言，而鲁迅、父亲周建人都是当时文学、生物学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坐在车上的人。当下的小学生生活在物质条件优渥的现代社会，很难想象当时的社会环境，教师可带领学生深挖当时的写作背景，很容易就能与鲁迅先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形象对应上。

2.3 加强与原文的对照

众所周知，文本与课文存在较大的区别，课文是为了满足教学的需求、适应教书育人的目的，从经典名著中删减一些重要的文本段落放入语文教材中，侧重于突出其教学价值，而文本则更突出原生价值。新课程标准下，语文教师要想在教学上实现精益求精，那么对语文课本中文本的解读就应该更加全面、精细，突出“原生价值”，进而能够先奠定文本的主要基调，在引导学生全面掌握教学内容的同时，把握文章主旨思想以及作者传达的精神内涵。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教师应先搜集市场上比较好的译文，进行对比，注重让学生领悟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带给小女孩的并不是苦难，而是精神财富，是转化为奋斗行为的直接动力，并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将文中环境与当下的幸福生活做对比，让学生意识到身处和平年代、物质条件丰富的年代，没有理由不努力。

2.4 全方位解读

新课程标准下，语文教师要意识到教书和育人同等重要，在传授语文知识和技能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作为教师，要做到对文本的全方位、深层次解读。这里所说的全方位解读，具体来说，就是要注重从文本体裁、从作者的语言风格、从精神、从主题、从人文内涵等诸多不同层面进行解读。《草船借箭》是小学语文中具有典型性的课文之一，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全方位解读。首先，教师在带领学生阅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第二段都在着重突出周瑜和诸葛亮的对话，但没有任何描写他们面部表情、心情的提示语，但作为教师，从两人的对话中，很快就能读出周瑜的居心不良，而学生因为人生经验尚浅无法理解。基于此，教师可引导学生在这些对话前面加一些提示语，如，窃喜、欣喜若狂等，旨在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感受周瑜的心理变化。但是，为什么作者在写作时不自己添加提示语呢？如果加了不是更方便读者理解吗？因此，教师要带领学生深层次解读，帮助学生解开疑惑。教师在带领学生解读的过程中，先给出一段对话，让学生为周瑜增加提示语，

大部分学生都能加正确的提示语，然后向学生提出上述困惑，为什么作者不自己加？学生也充满了好奇心，但从教材中给出的文本中是无法解释这一问题的。那么，教师可联系《三国演义》这本书的全部，联想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很快就能得出答案：“《三国演义》涉及大量的政治斗争，周瑜、刘备、诸葛亮等都属于政治人物，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必须隐藏自己的心思不被对手猜出，只有这样对手才有可能上当，进而获得最终的胜利。所以，我们现在很能理解作者为什么会不描述周瑜与诸葛亮在对话中双方的不同心思，如此才能引得诸葛亮成功上当。”经过如此一番分析、细读，学生很快就掌握其中的奥秘，明白了作者不增加心理、表情提示语的益处，这又侧面突出政治人物内心复杂、手段极多，进而能够更好地掌握文本主旨大意，引发学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其次，在讲解《草船借箭》这篇课文时，教师可问学生鲁肃是谁？学生很快答出是周瑜最得力的下属，教师再设置问题：周瑜让鲁肃去找诸葛亮的目的是什么？学生很快能说出为了打探消息。那么，诸葛亮在知道周瑜心怀不轨的情况下，怎么还愿意接见鲁肃，并派给他核心机密任务呢？鲁肃在草船借箭中为什么不帮助周瑜而帮助诸葛亮呢？学生被这两个问题困住难以回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可引发学生深入思考，让学生意识到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光靠分析这篇课文是得不到答案的。基于此，教师可进行必要的拓展延伸，向学生介绍在周瑜陷害诸葛亮时，很多次都是鲁肃帮诸葛亮解了围，要想知道鲁肃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上司去救上司的敌人，就可以课下阅读《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学生带着问题、带着好奇心，会认真地去阅读、去分析文本，很快得出课堂上问题的答案，是因为鲁肃的政治主张、军事策略与诸葛亮一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他因为顾全大局、共同抗击曹操这一敌人。如此有利于大大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与水平。

3 结语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小学语文教师应积极转变教学观念，重视阅读教学的重要性，并创新教学思路、优化教学方法，注重引导学生对语文阅读学习树立正确的认知，进而培养学生良好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全身心投入学习中去。

作者简介：孔文娟（1981.7—），女，山东曲阜人，中小学二级教师，研究方向：小学语文。

【参考文献】

- [1] 陆伟伟.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的个性化文本细读 [J]. 教学与管理, 2020 (23): 89-90.
- [2] 徐雯. 用孩子的眼睛去解读他们的语文书——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文本解读的正确引导 [J]. 好家长, 2018 (15): 79-80.
- [3] 桂琼. 立足文本挖掘重组个性解读——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之文本解读 [J]. 语文课内外, 2019 (25): 33.
- [4] 刘丽梅.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文本细读的策略研究 [J]. 语文课内外, 2019 (35): 185.
- [5] 张娟.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文本细读” [J]. 当代人, 2018 (14): 212-213.